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四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蔣鳳甡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四

文學部三 書籍 表 誦讀 寫書 藏書 校書 求書 載書 負書 賜書 借書

書籍一

增白虎通曰三王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受錄圖世史記從政錄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也

隋經籍志曰大道方行俯龜文而設卦後聖有作仰

鳥迹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　宋史田錫太平御覽序曰聖人之道布在方册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源諸史則踪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能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　墨子曰吾嘗見百國春秋　文心雕龍史傳篇曰開闢草昧歲紀緜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　又諸子篇曰逮及七國力政俊乂蠭起孟軻膺儒以磬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确之

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人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鼓脣以策勲尸佼兼總於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　書史百家問曰卦分河洛圖演天文文籍於是濫觴書契以之抽緒皇墳帝典述紀言以縣鏢五傳六經貯禮樂而齊驁斯並懸諸日月煥乎文章至如諸子相騰小説奔競有軏脣玉之化無異雜鉛之寳

書籍二

增拾遺記曰帝堯在位至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合璧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　吳越春秋曰禹傷父功不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中經歷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獲所求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

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三日召諸大夫而問焉曰烏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師尚曰在丹書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云云　穆天子傳曰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於雀梁口蠹書於羽林　抱朴子曰吳王伐石以治宮室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

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藏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令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荆州記曰小酉山石室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而學因留故梁湘東云訪酉陽之祕典是也　拾遺記曰晉泰始元年有頻斯國人來朝言其國有大楓木成林高六七十里樹東有大石室緝石為牀牀上有竹簡長尺二寸書大篆之文皆

言開闢以來事人莫能識或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蒼頡造書之處　神仙傳曰王烈字長休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中有石梁梁上有素書兩卷烈取讀莫識其文不敢取暗書數十字以示嵇康康盡識之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道徑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　晉書荀勗傳曰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祕書　南史傳曰江淹字文通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

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簡殆如新　玉海
元祐七年五月十九日祕書言高麗獻書多奇本館閣
所無詔校正二本別寫藏太清樓天章閣

書籍三

增充箱　連屋文心雕龍諸子篇曰逮至魏晉作者間出讕言兼行璅語必録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　杜甫何將軍山林詩曰牀上書連屋

鳳銜　麟吐竹書紀年曰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皇銜書遊文王之都　搜神記曰孔子夜夢豐沛邦有赤煙氣起顔回子貢往觀之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為誰兒曰吾姓赤松字時僑名受紀孔子

發薪下視麟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受而讀之 觀太史 授老人二上詳春秋史記傳曰張良遊下邳橋上有一老人隨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納履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後五日夜半往有頃父方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帝王師

積丘山 汗牛馬風俗通曰武帝開獻書之路訖於元始百有餘年書積如丘山 柳宗元陸文通先生墓表曰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

充幣帛 暎簪笏崔羣送符載歸蜀省覲序曰將聖賢典籍充人子幣帛 明石瑤送武朝信守寧波詩曰牀頭書卷暎簪笏

啓龍圖 披鳳篆唐太宗帝京篇曰玉匣啓龍圖金繩披鳳篆韋編斷方續縹帙舒還卷

青汗簡 白雲篇韻府羣玉云以火炙簡令汗取汗為書 杜甫贈田舍人澄詩曰晴窓檢

點白雲篇

樂於千石　何假百城文心雕龍王充翫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魏書傳曰李謐字永和屢辭徵辟結宇依巖覽室耽學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九流異軫　百氏齊鑣許南容書史百家對云云

組織仁義　琢磨道德李令琛書史百家對云云

純粹入矩　踳駁出規文心雕龍諸子篇曰其純粹者入矩踳駮者出規

龐裂大道　疵贅聖謨隋書經籍志曰雖其間龐裂大道疵贅聖謨幽怪恍惚瑣碎支離有所未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鄭相間譬之萬派歸海四瀆可分繁星麗天五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

西山典籍　東辟圖書李嶠神龍歷序曰臨西山典籍之府總東辟圖書之事九流百家之説盡入胷中六家三統之書咸

歸掌握 墨潤冰文 香消蠹字常衮集賢即事寄徐薛二侍郎詩曰縹囊披錦繡翠軸卷瓊琚墨潤冰文繭香消蠹字魚

高彪集 原五經為府藏 雜藝為庖廚

增漢襃七略之名 唐分四部之目俱玉海云云

京房惟善於七分 張霸心明於百兩許南容書史百家對云云

書籍四

原古人糟粕莊子外篇云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斵輪堂下釋椎鑿而問曰何書公曰聖人之言曰君之所讀聖人之糟粕耳以臣之事觀之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然則君之所讀古人之糟粕已矣 聖人糟粕何劭

荀粲傳云粲嘗以六籍雖存乃聖人之糟粕

老莊道德之淵藪 拾遺記云夫老莊者道德之淵藪仁義之壇場

古書學者之山淵 抱朴子云古書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為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

韓任術以作柄墨率儉以篤俗 杜預七規云云

桓譚煩而無要 傅子云桓譚書煩而無要辭雜而無指歸吾不知其博也

賈逵精而不博 范蔚宗後漢書云馬融常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以上北堂書鈔

閱洛陽市 王充貧無書遊洛陽市閱所賣書遂通百家詳好學

寫曾端門 春秋孔演圖曰趣作法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此曾端門血書十三年有星孛東方說題曰麟得之月天當有血書端門子夏至期往

觀逢一郎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蜚烏化為帛烏消書出署曰孔演圖

盤盂書 漢田蚡封武安侯學盤盂書注云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書盤盂中所以為戒

雜家書 儒墨名法也

五車 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

三十車 張華字茂先雅愛書籍身死日無餘財惟文史溢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車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取正上俱白帖

增安用此鬼名 南史傳曰柳津字元舉武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

室中若有積卷 水經注云積石河北有層山懸巖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之者因謂之積書巖

內有自然經書 輿地志曰少室有上中下三定思自中定思而出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內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

枝條五經 文心雕龍諸子篇曰述道言治枝條五經

莫壽於竹帛王回故蹟遺文序曰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為之最壽者妄也

壽遺經於胷臆張起巖伏生祠堂碑曰暴秦焚滅經籍而簡殆如新見書籍二有伏生獨能壽遺經於胷臆

書籍五

增詩宋蘇舜欽檢書詩曰煩心思所持屏事入小閤蹋撲下塵梁侈哆張敗笈雨爛百數番蟲食三四帙魚子或破碎蠶兒尚狎蛤怢心何長丈跋尾清臣榻幼辭反知進故句時自㥷墜亡多愛翫存聚必劵帖回頭厭襞

積舉體覺疲薾東閣聊欠伸夢斷風一颯　明楊循吉題書廚上詩曰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為士家無一簡編辛勤一十載購求心力專小者雖未備大者亦略全經史及子集無非前古傳一一經紙裝辛苦手自穿當怒讀則喜當病讀則痊持此用為命縱橫堆滿前

增序後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序曰三墳五典之説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在天外　唐楊炯登祕

書省閣詩序曰若夫麒麟鳳皇之署三臺四部之經周王羣玉之山漢帝蓬萊之室司先王之載籍掌制書之典謨　高士廉文思博要序曰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範圍天地幽贊神明用之邦國則百官以乂用之鄉人則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墐戶牖而覿幽遐故先王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百代彌綸四海是以刊之金石與天壤而不敝書之竹素與日月而俱懸者莫尚於此

增銘唐陸龜蒙書銘曰太古之時何嘗有欺逮於結繩民始相疑國載文字厥初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折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軸韋絙一絕錯亂名目寖務輕省擣枲剥穀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熏曝蠹鬱疵乎不堅又取珉石琢磨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遷璽印章號殷勤識焉其巧益甚其詐益繁盟契要質朝成夕反詰誓制令尾違首言戕檄奏報離方就圓錄注傳記醜儺美憐銘誄碑表虛功望

賢歌詠賦頌多思謟權在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編詞以枭𣪍其留最延錯謬顛倒龍蒙弗删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饞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而傳宜去詐偽結繩之前

增對唐李令琛書史百家對曰自龍馬出河爰分八卦靈龜薦洛乃見九疇文字以興典謨斯起即有姬公秀出制禮樂以匡周尼父挺生删詩書而反魯莫不憲章文武祖述唐虞開兆庶之心靈啓羣生之耳目洎乎尼

山落構梁父興歌大義云亡諸子爰起於是墨承諸廟
孟繫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逞能於千樹孫武絢
其韜略蒙叟混其鵬鯤葛洪述内外之篇劉安論黄白
之祕揚託思於全性鄒銜想於談天商君既擅於刑書
尹文亦諒於名實吕韋博識載摛懸市之文鬼谷多才
爰踵飛箝之作自兹以往其流甚繁雖有異於微言亦
可觀於小道或激揚仁義或囊括政刑或富國成家或
懲惡勸善進既資於助國退亦取於理身實翰墨之泉

源信文章之林藪故馬遷脩史列之九流班固敘書著之七略

裘一

原線裘有要方華佗別傳曰佗以線為書裘裘中有祕要之方　綈裘有祕記後漢書楊厚傳云厚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戒子統曰吾綈裘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脩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　緋裘晉中興書曰傅元盛書有青緋裘布裘絹裘　絹裘見上以上北堂書鈔

增撒裘唐詩品彙閻防百丈谿新理茅屋詩曰開卦推盈虛散帙攻節目　計帙山堂

肆考曰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詡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秩

部帙 唐文粹李嶠鳳閣王侍郎傳贊曰祖德家聲前言往行追述編紀動成部帙

編帙 宋文鑑孫甫唐史諸斷序曰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兼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帙粗成一家

縹帙 唐詩品彙凌敬遊清都觀尋道士詩曰縹帙桐君詠

錦帙 玉海謝賜御書表曰錦帙金牋霞明日照

題袠 宋文鑑李淑邯鄲圖書十志序曰離十志五十七類凡棬題袠參準昔模緗素枕藉點兼古語云云

楮袠 元文類虞集書經筵奏議槀後曰欲方冊便覽命西域工人擣楮為袠刻皮鏤金以護之凡七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

排青玉 明詩選皇甫汸夜過張子不值詩曰書帙亂排青玉案尚餘螢火照窗紗

護紅霞 又陸粲晌岡行曰竹

戸留詩苔蘚封石林散帙紅霞護

裒二

原詩梁昭明太子詠書帙詩曰擢影兔園池抽莖淇水側幸雜緗囊用聊因班女織　唐王績采藥詩曰行披葛仙經坐檢神農帙

原銘宋謝靈運書帙銘曰懷幽卷賾戢妙抱密用舍以造舒卷不失亮惟勤玩無或暇逸

誦讀一

增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儒行篇曰夙夜強學以待問　韓愈進學解曰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　黄庭堅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胷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誦讀二

原墨子曰周公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詳好學）　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筴讀書問穀

奚事博塞以遊　增史記傳曰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不觀於園舍　原漢書曰劉向專精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又曰班游以選受詔進讀羣書　又曰匡衡鑿辟引鄰家火光孔中讀書詳好學　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好學閉户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綱懸之屋梁人曰閉户先生　又曰荀悦字仲豫家貧無書每閒行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　東觀漢記曰章帝詔黄香詣閣東觀讀所未見書謂諸生

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黃童也　又曰曹褒寢則懷鉛筆行則誦詩書　又曰高鳳讀書晝夜不絕聲妻之田曝麥以竿授鳳令護雞天暴雨而意不在不覺流麥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至京師市讀書一見輒誦憶　又曰應奉字世叔少聰明自為童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俱下終成名儒　又曰包咸字子良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日夜誦經自若賊聞異而遣之　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學避難

採薪負販常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之云先讀百徧而義自見　吳志曰闞澤字德潤好學居貧無資常從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旣畢誦讀亦徧　晉書曰王歡字君厚專精讀書不營産業家無升斗妻患或毁其書後為通儒　宋書曰車武子少勤學家貧無燈夏月乃聚螢照讀冬曽聚雪仕至司徒　上黨記曰太行山有菁巖有射熊於巖閒見諸生讀書往覓不知處傳以為仙人　增隋書傳曰許善心字務本幼聰

明所聞輒能誦記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　唐書傳曰褚無量字弘度幼受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濵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讀書若不聞衆異之　又曰馬懷素貧無資晝樵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　又曰蔣乂性鋭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　又曰狄仁傑字懷英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黄卷中方與聖賢相對何暇與俗吏語耶　又曰陽城字亢宗好

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　又曰歐陽詢字信本江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俱盡遂博通經史　李華蕭穎士文集序曰穎士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　宋史傳曰張知白嘗過陜州與通判孫何讀道旁碑凡數千言略無所遺　又曰賈黄中字娲民幼聰悟方五歲其父玭每正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　又曰楊繪字元素少而奇警讀書五行俱下名聞西州

又曰張載字子厚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　又曰邵雍字堯夫於書無所不讀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　又曰張方平字安道家貧無書借人三史旬日即還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閲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為天下竒才　又曰黄庭堅字魯直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為一日千里　又曰劉恕字道源少穎悟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三欲應制科

從人假漢書閱日即還之　又曰杜鎬字文周年踰五十猶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鼓則起誦春秋

又曰江休復字鄰幾為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據鞍讀書至迷失道　又曰眞德秀字希元四歲受書過目成誦　又曰魏了翁字華父少長穎悟絶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為神童　又曰朱昂字舉之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為朱萬卷目昂為小萬卷

遼史傳曰耶律儼經籍一覽成誦　金史傳曰石瑶

字邦彦七歲讀書過目即成誦既長博通經史工辭章　又曰梁肅字正憲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母葛氏常滅燭止之　又曰劉煥字德文少長就學天寒擁糞火讀書不怠　又曰雷淵字季默發憤入太學衣敝履穿自以跣露恒兀坐讀書　元史傳曰許衡字平仲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　又曰王恂字敬甫三歲家人示以書帙輒識風丁二字母劉氏授以千字文再

過目即成誦　又曰張養浩字希孟年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閉户張燈竊讀　又曰許謙字益文甫能言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古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病不廢　又曰許有壬字可用幼穎悟讀書一目五行嘗閱衡州淨居寺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　又云虞集字伯生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挈家嶺外母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就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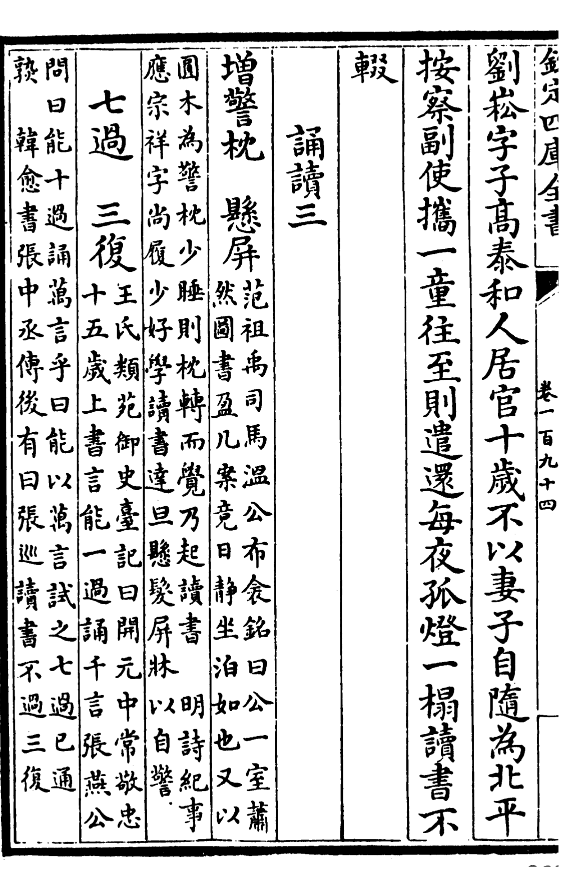
傅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　又曰吳澄字幼清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為節膏火澄候母寢乃然火更讀　明黄伯生誠意伯劉公行狀曰公在燕京時閒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覽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腹中矣　鄭楷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曰公諱濂字景濂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聞其善記誦邀至别墅問四書經傳若干

日可通背以一月荅繼之初不信抽架上雜書俾誦五百言乃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背一字不遺　吾學編傳曰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幼穎敏絶倫日讀書積寸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　明文奇賞解縉解子尚傳曰幼時大父莊公山藏書萬卷竊讀殆徧尤深於易　明紀景清本姓耿洪武二十七年進士嘗假同舍生祕書約一夕還故爽約其人遽訟之國師清詭曰某私槀耳誦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慙恨旣

出清特還之曰以公祕惜甚聊相戲耳　明文衡楊士奇解公墓碣曰公諱縉字大紳五歲大父敎之書應口成誦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諸經貫穿該綜老長不能難也　宋濂王冕傳曰冕字元章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讀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青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書琅琅達旦安陽韓

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遂為通儒　王直聶大年墓志曰公比長讀書日記數千言通詩書二經於諸子史無不讀　明詩紀事楊基字孟載嘉州人幼穎悟絶人九歲能誦六經著書十餘萬言名曰鑑論　楊循吉字君謙吴縣人居家好畜書聞有異本必購寫結廬支硎山下課讀子史以松枝為籌不精熟不止多至千卷　桑悦字民懌常熟人讀書一過輒焚棄之　吾學編傳曰于謙字廷益少讀書手不釋卷過目輒成誦　又曰薛

瑄字德温手録性理大全晨夜翫讀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　又曰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少貧居龍泉菴埽樹葉爇之讀書達旦　又曰吴與弼字子傅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録日夜翫讀遂去舉業謝人事足不下樓者二年　又曰魯鐸字振之歴司業祭酒日焚香讀五經四書不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　又曰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七歳小學四書皆成誦長益肆力問學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刻苦盡讀諸經史　又曰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居官十歲不以妻子自隨為北平按察副使攜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

誦讀三

增警枕　**懸屏**　范祖禹司馬溫公布衾銘曰公一室蕭然圖書盈几案竟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明詩紀事應宗祥字尚履少好學讀書達旦懸髮屏牀以自警

七過　**三復**　王氏類苑御史臺記曰開元中常敬忠十五歲上書言能一過誦千言張燕公問曰能十過誦萬言乎曰能以萬言試之七過已通熟　韓愈書張中丞傳後有曰張巡讀書不過三復

焚薪 映月唐書傳曰畢諴早夜焚薪讀書母恤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遂博通經史 宋史傳曰陸佃字農師居貧夜無燈映月讀書

削柳簡 埽樹葉元史傳曰泰起宗字文卿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削柳為簡書以授之成誦即更削去 下見上

曼倩上書 岐叔署户漢書傳曰東方朔字曼倩上書曰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 隋書傳曰崔儦字岐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詩書為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户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此室

原千徧乃得 五行具下華陽國志云徐誦少讀書日不過五十字讀千徧乃得

下詳前二 增初如蛇入箭 漸類雞脫轂宋濂贈劉俊民先輩詩曰持節

去讀書攻苦分句逗初如云云

誦讀四

原東晳隱几讀書東晳讀書賦云垂帷帳以隱几披紈素而讀書

元帝後宮讀書王褒集序云褒字子淵蜀郡人有俊才元帝為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鄭玄奴婢讀書世說云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杏壇弟子讀書莊子云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

難柴讀書謝承後漢書云侯瑾字子瑜傭作為資暮難柴讀書獨處一室如對尊賓

牧羊讀書魏志

楊俊傳云俊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隷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

止輒讀之 魏略云隗禧字子牙擔負經書每以采梠餘日則讀誦之

不解其義 俗説云傳迪為左丞讀書而不解其義

一見便誦 華陽國志云趙閑讀書一見便誦聞人讀書自識章句

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疏云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歲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幼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一冬誦論語 邴原別傳云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哀之為之泣曰欲書可耳荅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

問誦孝經論語

百日習一經　晉書云魏舒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

婦女讀誦　桓子新論云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

侍婢誦賦　蜀志云劉琰為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諸葛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學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李則讀左氏舉一反三　蔡邕別傳云邕與李則遊學時在弱冠始共讀左氏傳性通敏兼人舉一反三

王恭讀左氏輟卷而歎　劉謙晉紀云王恭每讀左氏傳至於奉王命討不庭輟卷而歎

布衣徒行講誦孜孜　東觀漢記劉弘字叔紀年十五治歐陽尚書云云

素作

牛衣手繩口誦王隱晉書劉寶云云　未葬讀喪禮復常讀樂章曲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以上北堂書鈔　增騎牛讀書明詩紀事王冕字元章或騎黄牛持漢書以讀人咸以為狂生　蒙草衣讀書元史傳曰蕭𣂏字維斗讀書南山下三十年製一草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翫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羣書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維斗為識字人　必至千徧元史傳曰韓擇積學四十年多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至千徧終於無益　春誦冬讀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　晝誦夜讀見上　朝耕夜讀韓愈董生行曰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晝不得息　晝樵暮讀元史傳曰郝經家貧晝則負薪暮則讀書　一氣

五千字 仙人彭宗能一氣誦五千字

一日二十卷 顏氏家訓曰梁元帝嘗為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一便已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幃避蠅獨坐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

然松讀書 南史傳曰顏歡字景怡一字元平鄉人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織簾讀書 又曰沈麟士字雲禎居貧織簾讀書手口不息學者稱為織簾先生

以鐘為限 南史傳曰丘仲孚字公信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叔靈鞠常稱為千里駒也

以瓜鎮心 又曰鄭灼字茂昭性精勤尤明三禮家貧鈔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嘗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起便讀書

經目輒誦 唐書傳曰褚亮少警敏博覽國史一經目輒誦於心

誦說略徧 又曰韋述家有書二千卷誦說

略編

樓居讀書 吾學編傳曰黄孔昭初名曜以字行浙江太平人樓居讀書刻苦特甚至忘寢食

韜燈讀書 又曰陳茂烈字時用莆田人髫年喪父繼戎役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

焚香讀書 又曰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平生無他嗜好公事退焚香讀書而已

不終歲誦五經 宋史傳曰戚同文字同文始聞邑人楊慤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授禮記隨即成誦日諷一卷慤異而留之不終歲畢五經慤即妻以女弟

才一月誦二經 元史傳曰黄溍字晉卿成童授以詩書一月即成誦

讀書破萬卷 杜甫贈韋左丞詩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誦書敓萬言 劉基旅興詩曰誦書敓萬言落筆飛煙雲

誦讀五

原詩晉陶潛讀山海經詩曰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宋謝惠連讀書詩曰賁園奚足慕下帷故宜遵山成由一簣崇積始微塵虞軒雖眇莽顏隰亦何人 增宋謝靈運齋中讀書詩曰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虛館絶諍訟空庭來鳥雀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 唐柳宗元讀書詩曰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

千萬迸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緗帙各舒散前後互相逾　李嘉祐送王正宗山寺讀書詩曰欲究先儒術還過支遁居山階閒聽法竹徑獨看書向日荷新卷迎秋柳半踈風流有佳句不似帶經鉏　錢起和劉七讀書詩曰夜雨深館靜苦心黄卷前雲陰留墨沼螢影傍華編夢鳥富青藻通經仍妙年何愁丹穴鳳不飲玉池泉　唐韓愈題宇文裔山寺讀書院詩曰讀書林下寺不出動經年草閣連僧舍山廚共石泉雪庭無履跡龕

辟有燈煙年少頭今白刪詩到幾篇　宋歐陽修讀書詩曰吾生本寒儒老尚把詩卷眼力雖已疲心志殊未倦正經首唐虞僞說起秦漢篇章已句讀解詁及箋傳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　傅堯俞讀書詩曰吾屋雖喧卑頗不甚蕪穢置席屋中間坐卧羣書内横風吹急雨入屋灑我背展卷殊未知心與古人會　蘇軾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詩曰幽居亂蛙黽生理半人禽跫然已足喜況聞弦誦音兒聲自圓美誰家兩

青衿且欣習齊咻未敢笑越吟　明皇甫汸張仲讀書吳山詩曰風叩支關開月鑒董帷薄披帙就長明靜夜靈花落羊亡屏意筌猿定啓心籥幽谷聞鳥鳴澄湖眺魚樂

原賦晉東晳讀書賦曰耽道先生澹泊閒居澡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紈素而讀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

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已仲尼讀易以終身

原憲潛吟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

買臣行吟而負薪賢聖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

原贊周庾信高鳳讀書不知流麥贊曰高鳳好學專心

不廻留連經笥對翫書臺石門雲度銅梁雨來麥流雖

遠書卷猶開

原銘後漢李尤讀書枕銘曰聽政理事怠則覽書傾倚

偃息隨體興居寤心起意猶愈宴娛

原書後漢馮衍說鄧禹書曰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夫為君而不明於道上無以承天下無以化民為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尊君退無以脩身聖朝天然之質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元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溢乎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軍符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後漢孔融與宗弟書曰知晚節豫學既美大弟因而能寤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惟仁弟實專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宋王僧虔

誡子書曰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輕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以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

寫書一

增竹書紀年曰帝堯陶唐氏七十年二月辛丑榮光出河休氣四塞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緑色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其圖以白玉為檢赤土為泥約以青繩檢文白

閏色帝乃寫其言藏於東序　又曰周成王十八年周公旦乃與成王觀於河洛元龜青龍蒼光止於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隨甲而去　孝經援神契曰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朗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文消　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同志遞翦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於掌內及股裏夜還更折竹寫之　漢書藝文志曰迄孝武世

書皷簡脫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拾遺記曰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嶮阻削荆為筆剋樹汁為墨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河洛祕與非正典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之

桓譚新論曰余同時佐郎官有梁子初楊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於白首　論衡曰郊天皷必麒麟之皮寫孝經亦必曽氏之策乎　三國典略曰郎基字世業泛涉墳籍清慎無所營求惟頗令人寫書　抱朴子自序

曰葛洪字稚川累遭火典籍蕩盡伐薪賣之夜以寫書家貧乏紙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者　南史傳曰衡陽王蕭鈞字宣禮高帝第十一子嘗手寫五經部為一卷置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何須蠅頭細書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檢閱既便且更手寫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又曰王僧孺家貧傭書養母寫畢諷誦亦了　顏氏家訓曰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

就姊夫劉綏乞匃客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髙其志卒以漢書聞　金樓子曰有細書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春秋各一部又寫前漢史記三國志晉春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　後周書曰裴漢借人異書必自録疾彌年亦未嘗釋卷　唐書藝文志曰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顔師古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繕寫

又曰玄宗又借民間異本傳録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

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河間景城清河博平
四郡兎千五百皮爲筆材　又傳曰張文琮好自寫書
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　又曰李襲譽
字茂實厚於宗親廪禄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
州書遂數車載　又曰汪紹宗少貧俠好學工草隷客
居僧舍寫書以自給　又曰韋述好譜學見柳沖所撰
姓族系録每私寫懷之還舍則又繕録故於百氏源流
爲詳　又曰柳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

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鈔又類所鈔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皆小楷　五代史曰楊邠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　劉禹錫國學新脩五經壁記曰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講堂東西廂之壁祭酒皥博士公肅申命國子生能書法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　宋史藝文志曰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一本　柳開補亡先生傳曰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巾

箱者不過矣　宋史傳曰勾中正精於字學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上問所書幾何時對曰十五年上嘉歎良久賜金紫　又曰毋守素性好藏書在成都令門人勾中正孫逢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版守素齎至中朝行於世　又曰高頔力學強記手寫書千餘卷　又曰李建中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奬　又曰姚鉉藏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吏寫書亦辥映所摭之一事

雖被竄斥猶傭夫擔荷以自隨　又曰劉鳳儀俸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録無遺者　又曰劉恕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鈔殆忘寢食　又曰宋燾解褐青城主簿好寫書秩滿載數千卷以歸　宋祁張忠定公行狀曰詠也家貧無以本業往往手疏墳史每有屬綴輒據庭樹稾枝而瞑不終篇未嘗就舍　馬端臨曰先公云張新吏言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稾兩屋黄魯直閲數百卷訖無一字草書　朱熹曰今人讀書苟簡者

緣書皆有印本多耳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彼時書猶自難得鼂以道嘗欲得公穀傳徧求之後得其本乃寫焉　金史章宗紀曰明昌五年三月置弘文院書寫經籍　尹夢龍母喪負土為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　又曰暢師文幼警悟家貧無書手録口誦過目輒不忘　又曰許衡稍長嗜書如渴遭世亂且貧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請寓宿手鈔以歸　又曰姚樞棄官攜家來輝州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

在魏至輝就録程朱所注書以歸

寫書二

原截蒲　編柳　漢書云路溫舒字長君父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　楚國先賢傳云孫敬嘗編柳以寫經本晨夜誦習

增書掌　題裳　上詳寫書一　下詳經總三

西邸　北堂　南史傳曰竟陵王子良字雲英武帝之第二子也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鈔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約略千卷　晁氏曰虞世南初仕隋為祕書郎鈔經史百家之言以備用凡一百七十三卷北堂者省之後堂世南鈔書之所也

滿箱　盈篋　蕭子顯齊書曰隱士沈麟士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乃手寫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箱　宋史傳曰楊克讓少

好學手寫經籍盛於篋笥 露鈔 雪纂 俱見上一

寫書三

原焚薪寫書 晉書云范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焚薪寫書寫畢誦讀亦徧遂博學明通善談名理

為官傭書 東觀漢記云班超孝謹家貧常為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常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傭書以養 謝承後漢書云陳常字君淵晝則躬耕夜則傭書以養母

公孫寫書自給 又云公孫春光傳曰春光到太學受尚書寫書自給

李郤傭書自給 李郤別傳云郤游學京師常傭書自給 以上北堂書鈔

增寫唐韻

傳奇録曰吴彩鸞隨文簫歸鍾陵日寫唐韻一部以給用

寫楚辭 李賀詩曰研取青光寫楚辭

所得萬餘 後魏書曰穆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於天下書逢即寫録所得萬餘卷

寫書自課 梁書傳曰袁峻字孝高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數不登則不止

手寫九經 類書云張參年老常手寫九經以為讀書不如寫書

手寫三史 元好問故物著曰貞祐丙子兵後予奉先人南渡河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及他雜書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

手寫通鑑 宋史傳曰洪邁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孝宗謂其文備衆體手寫資治通鑑有三

手寫漢書 明文奇賞解縉曰周以立父厚素奇愛之手寫漢書以授

書多親寫 宋史傳曰錢著明好學喜聚書書多親寫

多自繕寫 又曰吴淑父文正仕吴至

太子中允好學多自繕寫

越州數百卷　唐書傳曰李大亮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

細鈔高士傳　楊基棹樹舟中詩曰几上細鈔高士傳

即家書孝經　元史傳曰趙孟頫字子昂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其家俾書孝經

聚書自寫　宋史傳曰孫光憲博通經史尤勤學聚書數千卷或自鈔寫孜孜讐校老而不廢

得書必鈔　鄧文原鄭滎祖墓表日時南北兵阻售書視珍貝君得書必手鈔讐校無毫忽舛異迺已

寫書四

原詩齊王融鈔衆書應司徒教詩曰訖禮固多才敦詩信為善巖筍發仙華金滕開碧篆　增明楊循吉鈔書

詩曰手録畏辛勤數紙還投棄貿人供所好恒輟衣食費往來繞案行點畫勞指示成編亦艱難把翫自珍貴
朱夢炎寫韻軒詩曰掌籍江河誤泄機幾年謫降學書癡晴窗滴露花摇席午夜揮毫月滿帷綰得春風留鳳帶畫殘秋水照蛾眉從今了却人間事一曲鸞簫跨虎吹

藏書一

增玉海曰周有藏史典簡冊魯有御書在象魏　又集

賢記注曰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　文獻通考曰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合為四部一曰甲部二曰乙部三曰丙部四曰丁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盛以縹囊書用緗素　又宋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書目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録凡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　又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

卷　又梁初祕書監任昉部集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普通中處士阮孝緒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録　又隋平陳經籍漸備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祕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脩文殿又寫五十副本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搆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唐書藝文志曰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

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録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别之

宋史藝文志曰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稍復增益太宗建崇文院及祕閣親臨幸觀書賜從臣宴又命近臣縱觀羣書真宗置龍圖閣太清樓玉宸殿四門殿各有書萬餘卷仁宗旣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倣開元四部録為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徽宗更為祕書總目計汴都

所有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　明紀丙午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閲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又有功於後世

藏書二

增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　梁元帝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典歸於江陵凡七萬餘卷　玉海集賢記注曰宋有總明陳有德教　南史曰張纘字伯緒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釋手　又曰沈約字休文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　又曰任昉字彥升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及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又曰王僧孺字僧孺好墳籍聚

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埒　隋書傳曰許善心字務本家有舊書萬卷皆徧通涉　唐書曰蔣乂家藏書至萬五千卷　又曰韋述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謹内祕書不如也　又曰李磎字景望家有書至萬卷號李書樓　又曰韋處厚字德載家書讐正至萬卷　又曰蘇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讐定當時稱與祕府侔　又曰田弘正字安道起樓聚書萬餘卷

韓愈詩曰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詳下事對注　鴻書

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　五代史傳曰羅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　又曰楊彥詢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　又曰高宗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館閣編錄日益以富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有加矣　司馬光獨樂園記曰其中為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　歐陽修六一居士傳

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
韓維曽子固神道碑曰公平生無所嗜惟藏書至二
萬卷皆手讐定　宋史傳曰沈立初在蜀悉以公粟售
書積卷數萬神宗問所藏立上其目　又曰孫抃六世
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氏　又曰宋敏求家藏書三
萬卷皆成誦熟習　又曰鄭樵字漁仲聚書數千卷皆
自校讐謂子孫曰吾為汝曹獲良産矣　葉氏過庭録
曰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憲李邯鄲四方士民如亳州

祁氏饒州吳氏荆州田氏等多至四萬許卷惟宋宣憲家擇之甚精　王氏揮麈録曰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歴陽沈氏廬山李氏鄱陽吳氏俱有藏書之名　又曰南渡後惟葉少藴收書逾十萬卷置之霅川弁山山居建樓以貯之　鴻書曰宋末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至五萬一千八百餘卷且倣讀書志作解題極為精核　遼史曰義宗名倍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閭絶頂之望海臺　元史傳曰周恕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

所居曰梥菴　又曰申屠致遠聚書萬卷名曰墨莊

皇甫汸皇史宬詩序曰皇史宬者歲乙未上命考金匱

石室之制以藏書重祖訓也　鴻書曰聞浦陽鄭氏家

有藏書樓若干楹其額是建文君所題擘窠大書御書

樓三字所藏至八萬餘卷　宋濂禮部侍郎曽公神道

碑曰公諱魯字得之所藏子史動數百家各攬其精而

掇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　貝

瓊鐵崖先生傳曰先生楊姓名維禎少穎悟好學日記

數千言父宏為築萬卷樓使讀書其上　梁寅梁氏書莊記曰是諸書者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　明詩紀事曰倪瓚字元鎮無錫人所居有閣名清閟閣藏書數千卷手自勘定

又何良俊字元朗華亭人官南翰林孔目每喟然歎曰吾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棄此不居而僕僕牛馬不亦愚而可笑乎　吾學編傳曰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累官工部尚書居湫隘無郭外田顧有書至

萬卷　明詩紀事曰曹學佺字能始嘗謂二氏有藏吾儒無藏欲脩儒藏與之鼎立將擷四庫之書十有餘年而未能卒業也　又海内藏書之富近代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　又南園俞氏笠澤虞氏盧山陳氏書籍金石之富甲於海内吳岫方山非通人也聚書至萬卷錢穀叔寶畫史也與其子允治手鈔書至數千卷

藏書三

增墨莊　書穴上詳書籍下詳求書一　二酉　三洞上見書籍二酉陽祕

書注明詩紀事王履曰聞王刁三洞在山外西崖上中藏古書甚多然無由至又詩曰幽經祕籙弱水外何以得到此山中倘逢叔夜能相許會傍長休學御風

良田益友上見一杜本懷友軒記云詹君景仁世家武彝有田數十區有書數百卷因題其軒曰懷友重惟聖人載道之經與夫百家子史所録至於崖鐫野刻塔寺宮廟彝鼎柱石井臼墟墓詭異之辭悉次於此庶開卷有得亦可謂益者之友效矣

牙籤錦帊綈衣縹囊西京雜記曰祕閣圖書皆表以牙籤覆以錦帊又李泌積書經用紅牙籤史用緑牙籤子用青牙籤集用白牙籤玉海云丹函翠緼綈衣縹囊

劉略班藝王志阮録任昉詩曰劉略班藝虞志荀録李淑圖書十志序曰儒籍肇劉略荀簿王志阮録

藏發廣內祕訪名山林希謝祕閣校勘云云深爲汔元母迺備

子孫之藏　密有緘縢之固王維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曰其丞祕書也遺文閟簡多在大家深為子孫之藏密有緘縢之固公不憚權貴或抵或誘盡歸天閟官書備焉　閟上帝之冊府目眩星辰　登道家之蓬萊足踐雲氣夏竦謝集賢院表云

藏書四

原藏策之府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至於羣玉之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注曰中繩言皆平直策府言往古帝王以為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於名山者也　博士之藏劉歆七畧云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閣廣

内祕室之府

辟藏尚書

漢書云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辟藏尚書齊魯之間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

辟藏家書

孔安國尚書序云秦始皇滅七代典籍焚書坑儒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辟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

積聚篇卷

蜀志云向朗字巨達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猶手自校書刋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

積石為倉

拾遺記云曹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號曹氏書倉

太史祕府道家所貴

張衡云太史祕府道家所貴衡再得之竊為幸也

老氏藏室道家蓬萊

華嶠後漢書云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謹案史記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

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 桓子新論

伯喈有書近萬卷 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近萬卷漢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預焉既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族案魏志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林宗有書五千卷 郭泰別傳云泰字林宗家有書五千卷

王修有書數百卷 魏志王修傳云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以萬數及破南皮閱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

張華有書三十乘 見上書籍四又見下載書

負書一

增舒被覆書 南史傳曰虞龢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書籍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

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藏史南山 唐書傳曰安祿山亂韋述獨抱國史藏南山賊平盡送入官有詔贈散騎常侍

留書白石 宋史傳曰李公擇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鈔書九千卷名舍曰白石山房

倂於麟閣 柳宗元東明張先生墓志曰先生居東明覩聚經籍圖史倂於麟閣

倂於石渠 元文類祭袁學士文曰家藏多書倂昔石渠

不減祕府 唐書傳曰王憋家聚書多不減祕府圖書皆異本

藏書廟學 元史傳曰哲伯幼嗜書習翰墨至元十四年監東平多善政嘗出家書二千餘卷置東平廟學使學徒肄習之

得俸購書 宋史傳曰朱昂前後所得俸賜以三之一購奇書以諷誦為樂

得錢買書 又曰郭永博通古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萬卷

築室藏書 元富珠哩翀許字劉侯民愛銘曰侯名天孚葺廟學築室藏書

割田置書 元史傳曰段直為澤州長官大修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 張尹書巢 吳澂題張尹書巢詩曰食息不離書令尹非蠹魚騰身出巢外編簡不如吾 滋溪藏書 宋本滋溪書堂記曰蘇伯修家多藏書習知遼與金故實且謂予昔吾高王父王城當國初自汴還真定置别墅縣之新市作屋三楹買書數千卷歲久堂壞先人葺之且漸市書益之又嘗因公事至江之南獲書萬卷以歸 藍溪藏書 鄉緝藍溪書屋記曰新淦章俊民居於藍溪之上讀書為學入貢於太學乃藏書於家而命之曰藍溪書屋 歷山藏書 元史傳曰和尚子遜勿退居濮上築先聖宴居祠堂於歷山之下聚書萬卷 蜀山藏書 高啓蜀山書舍記曰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樸

而麗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閱凡事物之理與夫羣聖賢修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乎書

家藏必三本 唐書傳曰柳仲郢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

舊書有萬卷 杜牧上知已文書曰上都有第惟書萬卷

城南萬餘卷 宋史傳曰郭延緝致仕居濠州城南有小閣以自娛其詠牡丹詩千餘首聚圖書萬餘卷手自刊校

別墅萬餘卷 又曰胡仲堯構學舍於華林山別墅聚書數萬卷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

祿賜購書 又曰趙安仁嗜讀書所得祿賜多以購書三館舊闕虞世南北堂書鈔唯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

餘俸買書 虞集張琰墓志曰琰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

獨取數部 宋子貞耶律楚材神道碑曰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玉帛公獨取書數部

惟遺數匱 李諫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曰公諱文謙身後家無餘貲曰吾家素尚清白有書數匱傳之子孫萬金不博也

奎章閣藏書 虞集奎章閣銘序曰天歷二年三月吉日天子作奎章之閣萬幾之暇觀書怡神則恒御焉臣等奉敕刻銘曰維皇穆清中正無為翼翼其欽聖性日熙逌建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大本堂藏書 詹同大本堂詩曰玉署儲書紫禁東究然麟鳳穆清風雲開奎壁天光合日射蓬萊御氣通

張氏三萬七千餘卷 元史傳曰張思明穎悟絕人讀書日記千言收書三萬七千餘卷

周氏四萬二千餘卷 鴻書曰周公謹家三世積書凡有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刻一千五百餘種

鐵崖積書數萬卷 明鐵笛道人自傳曰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綠蕚梅數百樹層樓出梅花外積書

數萬卷

石鏡藏書數千卷方希古石鏡精舍記曰乃即石鏡之陽為精舍聚六經羣書數百千卷俾子孫講習其中

藏書五

增詩宋楊億觀書應制詩曰羣玉中天開策府神龜溫海薦圖書　明皇甫汸皇史宬詩曰皇史宬函帝籍金為匱石為室籤累綈緗部甲乙邇文華充武庫簡鴻編讐承誤於萬斯年守之固

增銘元袁桷蘇氏藏書室銘曰六學鴻烈代天昭明精

思纂微辭以立誠匪事於言不言奚宣析理日繁直至衍傳謂黙足以通紀其知聞敬焉孰持道焉孰存趙郡蘇氏崇其書樞剖洩雲章經緯有程靈根湛虚服習粹精廣以觀萬約以守一迎之莫尋倚兮不蹟仰之元聖學海彌溢

增表宋晏殊太清樓觀書表曰受羲姒之珍録舉雲亭之吉儀絳殿紫扃鴻鸞景從刻懿律於龜趺絢英辭於芸閣山經海志多郭璞之靡詳縹帙松籤盡黄香之未

見　又謝觀書表曰丹函翠縕藏先聖之寶章綈袠縹

囊集九流之闕籍

增記宋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

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

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敝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

適於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

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

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

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近歲市

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
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
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
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
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
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華實而咀嚼其膏
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
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

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明梁寅梁氏書莊記曰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秔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獲秔稻菽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税無科needed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為石者有銀之礦而緑生焉有鐵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然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

學之成而禄不及者天也為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之天可也

校書一

增漢書藝文志曰成帝時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　後漢書文苑傳曰劉珍字秋孫一名寶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傳記藝術　拾遺記曰曹

曾魯人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脫曾皆刋正垂萬餘卷　蜀志曰向朗字巨達年八歲手自校書刋定謬誤　晉書傳曰鄭默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考覆舊文删省浮誤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别矣　又曰齊王攸就人借書必手刋其謬然後還之　顏氏家訓曰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為田肯梁元帝嘗問之荅曰此無義可求但在家

舊本以雎黄改胥字為肯吾至江北見本為肯　南史

傳曰劉之遴鄱陽王範得班固漢書真本獻東宮令之

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録其異狀數十

事　後周書曰元偉世宗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麟

趾殿刋校經籍　又曰明帝幼好學博覽羣書及即位

選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刋經史

唐書儒學傳序曰太宗讐正五經繆闕頒天下示學者

　又傳曰顔師古名籀少博覽精訓詁太宗嘗歎經籍

去聖久遠傳習易訛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多所釐正　又曰馬懷素有詔勾校祕書是時文籍盈漫皆炱朽蟫斷籤牓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黄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繆闕　又曰褚無量初内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宫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議請繕録補第以廣祕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彚整比無量為之使　又曰尹知章馬懷素校定祕書奏知章是正文字　又曰鄭覃始以經籍刓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得巨儒

鴻生共力讐刋準漢舊事鏤石太學詔可罩乃表周墀崔琳張次宗孔溫業是正其文刻於石　又曰陸龜蒙得書孰讀乃録讐比勤勤朱黄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為輯褫刋正　宋史藝文志曰神宗改官制以崇文院為祕書省編輯校定正其脫誤則主於校書郎　又曰徽宗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為名　又傳曰李至上言五經書疏已版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今直

講崔頣正孫奭崔偓佺皆勵精勤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讐校倘梓從之後又引吳淑舒雅杜鎬檢正譌謬

又曰李覺舉九經太宗以孔穎達五經正義詔孔維與覺等校定　又曰石中立直集賢院與李宗諤楊億劉筠陳越相厚善校讐書凡更中立者人皆傳之

又曰田敏詔與馬鎬等同校九經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為穿鑿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為若綱在綱重言綱字又爾雅椵木槿注曰日及改為白及如此之類甚衆

世頗非之　又曰宋綬家藏書萬卷親自校讐　又曰
余靖遷祕書丞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幷校馬
范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　元史傳曰何中少穎拔以
古學自任家有藏書萬卷手自讐校　又曰謝讓仁宗
命中書纂集典章以讓精律學使爲校正官　明紀成
化九年敕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鋟版以行朱
石通鑑綱目考證序曰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
凡例以證刋本脱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

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功不細矣　明詩紀事曰桑悅字民懌為博士弟子謁部使者書刺曰江南才子使者大駭延之校書豫刋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取書足之使者乃敬禮焉　又陸容字文量太倉人少與張泰陸釴齊名時稱婁東三鳳居恒手不釋卷家藏書萬餘卷皆手自讐校

校書二

增校亥豕　辨雌霓上詳卜商注下見校書四　删金篆　薦玉編

盧綸和常舍人集賢即事詩曰觧筆删金篆龍韜薦玉編

填蚪篆 啓銀璫 王逄寄傚正字詩曰芸窗填蚪篆蓬觀啓銀璫

太乙精 釣鼇客 拾遺記曰劉向校書天祿夜有老人植青藜杖吹杖端煙火見向說開闢已前請姓名云我太乙之精帝聞卯金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 秦觀謝館職啓曰東海釣鼇客建封任以校書

檢白雲 勘青編 上見書籍三 孫僅勘書詩曰儒家無外事招客勘青編

無一舛 得三誤 宋史傳曰張壆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 姚燧國統離合表序曰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於蘇門山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祕藏諸篋校官劉君德恭方刊讀史管見於宣庠聞之請因是工可斷手於旬浹遂取徽建二本重校勘之得三誤焉

未有所傷 更

是一適　劉跂趙氏金石録序曰昔人欲刊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夭陶弘景亟稱之以為名言彼哉卑陋亦至於此　又曰或識邢卲不善讐書邢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别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謬有如此者

以校為杖　將束作宋　顏氏家訓太山羊續亦稱問學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以枝為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歷以歷為碓磨之磨談説製文援引古今必須眼學勿信耳受　李陽冰上李大夫論古書曰嘗痛孔辟遺文汲冢舊簡年代寖遠謬誤滋多以豊同豊將束作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

得善書二萬卷　擇校官十五人　唐書傅曰蔣乂值兵興圖籍殽舛乂署集賢小職科次踰年各以部分得善書二萬卷　王海曰咸平五年十二月以太清樓書尚有舛誤而未讐對者猶二萬卷令流内銓擇官詳校試十五人詩論於銀臺得

劉均聶震等七人於崇文院校勘

不得妄下雌黄　豈可臆為點竄

顔氏家訓曰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劉向揚雄乃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晏殊荅范給事書曰太平興國中詔館閣讐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古集語錢熙謂曰余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胷臆塗竄以合辭章

討析申孰必暢本源　問義質疑有所依據

唐書傳曰顔師古拜秘書少監專事古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孰必暢本源　宋史傳曰崔頤正雍熙中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蓋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強

學貫通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校從之

校書三

原以陶為陰劉歆七略云古文或誤以典為與以陶為陰如此類多

以魚為魯抱朴子云書三寫以魚為魯以帝為帍

孔子反魯漢書禮樂志云周道始鼓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卜商返衛家語云卜商字子夏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人以為聖

校書麟閣漢書云揚雄校書麟閣之上

校書天祿揚雄集序云王莽篡位時雄為中散大夫常校書天祿閣

覆校錯誤荀勗讓樂

事表云臣掌著作又知祕書令覆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倉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寀晉書勗進位光祿大夫命掌樂事脩律呂故有是表

刪除繁重 晉中興書云李充為大著作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繁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

崇七經刪百氏 劉楨魯都賦云若乃考王道之去就覽萬代之興衰廢龍圖於金縢啓洛典於石扉崇七經之旨義刪百氏之乖違

芟煩亂截浮辭 孔安國尚書序云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謹寀芟除也截絕也煩言亂句則除之浮偽虛詞則絕之

張霸春秋減為二十萬言 東觀漢記云張霸字伯饒少以樊儵刪嚴氏公羊春秋猶多繁詞乃減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之學

桓郁尚書省成十三萬言 范蔚宗後漢書云桓榮以尚書入授顯宗為二十三萬言子郁復刪省定成十三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之學 以上北

堂書鈔

增校典墳許渾送韋校書詩曰職已為書記官猶校典墳

校蟲魚李東陽漫興詩曰老眼昏花懶看書猶將朱墨校蟲魚

一持一讀劉向別傳曰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析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

一埽一生筆談曰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讎校嘗謂校書如埽塵一面埽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脫誤

誤書閏月太平御覽正謬語曰左傳曰晉師閏月濟於陰阪杜預注云長歷推之此年無閏月數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字合也

誤作別風文心雕龍練字篇曰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若信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誤讀蹲鴟顏氏

家訓曰江南有一權貴誤讀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也人饋羊肉荅云損惠蹲鴟舉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乃知如此

不知尸雞 又曰太史公記曰寧為雞口毋為牛後此是刪戰國策耳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之主從牛子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寫誤也

討論五經 顏師古見上

詳定九經 宋史傳曰張昭周世宗顯德二年詔令詳定九經文字并議三禮圖祭玉鼎釜等詔援引經據時稱其精博

校麗正書 唐書傳曰元行沖知麗正院又奏陸紹伯馬利徵等入校麗正書

校集賢書 石中立見上

校書蓬萊 李頎送綦毋三潛謁房給事詩曰惜哉湖海上曾校蓬萊書

校書芸閣 宋登春高齋小集詩曰校書升芸閣

一字不倫 注見上

一字未正 明皇雜錄曰劉晏以神童為祕書省正字上問晏曰汝為

正字正得幾字對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耳

校書四

增詩宋孫僅勘書詩曰儒家無外事抬客勘青編筆墨東西置丹黃次第研頻憂傷點竄細恐誤流傳目因繁處倦心向注中專端坐窮今古披襟見聖賢疲勞時舉白遊息或談玄得興忘昏曉題名記歲年棲毫思確論廢卷恨亡篇

增啓宋強致謝除校勘啟曰竊以國家右文寖昌聚書

增廣經始靈蘭之祕發揮河洛之文表章著明淵源深
厚然惟道術分裂時師異言下逮九家猶痟於野彼雖
小道亦有可觀故稗官以芻蕘而弗遺辭賦比博奕而
猶幸采獲非一多愛益新名山之藏為空廣內之策加
倍而後實事是求聚精會神芟夷複重筆削譌謬是以
圖書之府貴比列星之居校讐之官寵甚治民之最自
非精力過絕篤志淵微言古而能驗今聞一足以知十
則何以辨雎霓之為字信魯魚之失眞　又林希謝校

勘啓曰備員書局已忝下陳假職儒林尤非素望始甚疑而終信外彌懼而中慙撫已何堪靦顏無措惟本朝右文之盛列聖嚮儒之勤悉聚前世之書遠侔治古之烈雖禁中所覽别貯於太清而祕閣所藏頗多於三館並選髦俊俾資校讐悉發廣内之藏兼訪名山之副於是有出於閭閻而應募寫於郡國而送官其來不窮所得益廣互鈔以補殘鈙相校而除複重一新黄卷之風盡消白簡之蠹

求書一

增靈寶記曰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闔閭叩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其義不可識令人齎問孔子孔子曰某聞童謡曰吳王出遊觀震湖靈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　漢時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　前漢書曰成帝河平三年遣謁

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伏滔北征記曰皇天塲古陶穴晉時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里得書二千餘卷　後魏書曰道武嘗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乃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書傳曰牛弘字里仁開皇初授祕書監以典籍遺逸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爻畫肇於庖犧文字始於蒼頡孔子憲章祖述制禮刋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閴十翼而弘易道及秦始下焚書之令先王墳籍埽地皆盡此則書

之一厄也漢興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

辟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閣祕書

之府及王莽之末宣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

也光武尤重經術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肅宗親臨講肄

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

於前及獻帝移都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者

才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

魏文代興更集經典晉氏承之文籍尤廣屬劉石憑陵

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蕭繹據有江陵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此則書之五厄也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説彌復為少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唐書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　又曰文宗時鄭覃侍講

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祕閣搜采於是四庫之書復完

又曰昭宗命監察御史韋昌範等諸道求購　文獻通考曰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蜀得九朝實録及雜書千餘卷而已　又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七書上者計卷帙賜金帛多者授以官秩　又周世宗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皆優賜

又宋建隆四年下詔購亡書三禮涉彌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彌等並賜以科名　宋史太宗紀曰太宗性嗜書宣祖總兵淮南財物悉無所取第求書以貽之　又曰雍熙二年購逸書　又仁宗紀曰景祐二年購求館閣逸書　文獻通考曰嘉祐六年詔購館閣闕書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又宣和四年詔令郡縣訪求藏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　又高宗渡江獻書有賞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録鬻者悉市

之　遼史道宗紀曰清寧十年十一月詔求乾文閣所闕圖籍　金史章宗紀曰泰和元年十月敕有司購遺書宜優其值以廣搜訪不願送官者寫訖還之仍量給其值之半　元史仁宗紀曰武帝即位六月癸巳詔立帝為皇太子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以玉章命近侍掌之　明紀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購遺書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　又永樂四年上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乎解縉對曰經書粗備子集多闕上曰

古人家稍有餘資皆欲購書況朝廷而可闕乎令搜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

求書二

增金帛招來　江淮括訪 山堂考索河間獻王以金帛招來四方美書多與漢室等

下見上

枕中鴻寶　帳中祕書 博物志曰劉德治淮南獄得枕中鴻寶祕書表山松書曰王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以為談助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置吏稱録　計州繕緝 唐書傳曰令狐德棻武德初為起居舍人時大亂後祕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天

下遣書置吏捕録不數年國典略備　又魏王泰傳曰泰奏撰括地志欲速成乃分遣計州縉緝疏録五十篇歴四朞成詔藏祕閣所賜萬段

求諸海外　訪於郡國

羅鄂州東觀漢記序曰隋經籍志稱劉珍所撰漢記百四十三卷新舊唐書皆百二十七卷吳兢所藏與官書同劉知幾所有才百十四篇本朝歐陽公嘗欲求諸海外後復散亡今所存才十卷耳　宋濂剡源集序曰會有詔脩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遣使訪於郡國竊謂先生著作關於勝國宜多屬使者入鄞徧求之果以剡源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盡覽焉

獲東夏經史　收荆南圖書

隋書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表曰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　文獻通考曰乾德元年平荆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

出閤閣而應募　寫郡國而送官

林希謝館閣校勘啓曰悉發廣内之

藏兼訪名山之副於是出於閟閣而應募寫於郡國而送官

重購何供海外求邵寳張提學寄先師文正公新集詩云云 祕藏不作山中計

求書三

原開獻書路漢武帝詳藏書 詔求亡失論衡佚文篇曰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旣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炳炳郁郁莫盛於斯

汲縣得竹書王隱晉書云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王冢得竹書漆字 河西得漆書漢杜林詳尚書 集

天下遺書漢武故事云淮南王安好學集天下遺書招四方之術士 求天下遺書

見上求書一

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魯恭王詳尚書

開魏王家得穆天子傳汲郡民開魏襄王冢得穆天子傳

采逸禮於殘竹聽遺詩於逵路劉楨魯都賦云采逸禮於殘竹聽遺詩於逵路覽國俗之盛衰求羣士之德素以上俱北堂書鈔

增棄產置書見書籍何假百城注

翦髮易書元史傳曰陳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翦髮易書使讀之遂博通經史

收咸陽圖書史記曰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秦圖書

收丹陽圖籍北史曰隋裴矩伐陳之役領元帥府記室破丹陽晉王廣令與高熲收陳圖籍

籍江南圖書宋開寶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卷悉送史館

收雲南圖籍元史世祖紀曰世祖既入大理命姚樞等搜討圖籍

訪三州圖籍 後唐史記曰都官郎中庾傳美充三州延訪圖書使

收兩浙書籍 文獻通考云兩浙錢俶歸朝又收其書籍

十金易一字 唐書鍾傳傳曰彭玕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至相語曰十金易一字百金購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

一書進一資 又于休烈傳曰于時經大盜後史籍焚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録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藏興慶宮兵興焚煬皆盡請下御史數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三篇惟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

求遼史事蹟 金史傳曰党懷英充遼史刊脩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志及諸家文集或記憶遼時舊事悉上送官

求三史遺書 元史傳曰袁桷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

訪兩都鼓遺 吳訥書宋丘公岳家傳曰元累

朝欲脩三史以統紀弗定弗果順帝至正元年因揆經郎危素請始詔脩之命危素乘傳至宋兩都訪摭故遺

訪故都圖籍 徐一夔與王待制書曰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以無實錄可據今遣使者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俱收並錄以備采擇

求書四

增詩明胡翰送呂君采史北平詩曰又見陳農去遥臨析木墟山川遊幸後文獻亂離餘備極傳聞異歸從直筆書百年殷監在盡獻玉階除　又吳伯宗送呂君采史北平詩曰八月烏啼海子橋南來使客下青霄雲埋

石室丹書在日落延秋翠岫遥麟史未全歸聖代龜文猶得認前朝詞臣載筆需文獻莫遣回車久寂寥

載書負書一

增拾遺記曰黄帝遣風后負書常伯荷劒旦遊洹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　戰國策曰蒙穀負雞次之典蒙穀獻典五官得法　墨子曰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逢而怪之對曰昔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　後漢書曰光武未

及下車先訪儒雅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索雲會京師　又曰光武遷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　又曰左雄字伯豪再遷尚書令奏徵海內名儒使為博士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續漢書曰李固為公子躬步以驢負書從師　拾遺記曰曹曾聚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　晉書曰張華無餘財惟文史溢几案徙居載

書三十車也　南史傳曰劉勰字彥和撰文心雕龍五十篇未為時流所稱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若貨書者約取讀大重之　唐韋述傳曰父景駿為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　宋史傳曰馬伸在廣陵行篋一擔圖書半之　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曰前後六任皆聽以書局自隨　遼史曰義宗名倍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

跨海持書招倍倍因畋海上載書浮海而去　金史傳曰完顏勗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勗即軍中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

又曰范承吉天眷五年宗翰克宋所得金珠承吉司其出入無秋毫私及還犢牛載書史而已　元史傳曰廉希憲自江陵召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　又曰和尚子遷努至元十五年奉使江西撫慰新附之民使還惟載書籍數車獻之皇太子　又曰楊奐金元帥以汴

京降與微服北渡冠氏帥趙壽之延致待以師友之禮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因得盡讀之　明詩紀事曰陶宗儀字九成遭亂播遷必以書帙自隨　又孫作字大雅江陰人至正兵亂挈家三吳間惟載先世藏書兩篚　宋濂王冕傳曰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常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

載書負書二

增持書數囊　載卷兩篚馬祖常上都分院記曰惟詞臣獨無他為從容載筆給軺

傳道路續食持書數囊吏空牘
句日不一署文書 孫作見上

家具一車 行李千卷 楊基送句容楊少府回揚州詩曰家具一車輕囊書與短棨 陸深秋懷詩曰年來行李書千卷

兒載而往 駝負以行 梁寅贈徐大章序曰乃命兒子岷買舟載書籍由京口而往留錢塘踰一月 姚燧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曰公名守謙視政之暇未嘗廢書從戎亦槖駝負書以行

呉越扁舟 圖書一束 徐賁宿王判簿宅送徐孟岳詩曰來往遊呉越扁舟只載書 孫賁送高文賢遊杭州詩曰今晨約我武陵行一束圖書畫舸輕

舟歸潁水 載入京師 歐陽修讀書詩曰買書載舟歸築室潁水岸 元史曰初巴延平江南嘗命張瑄朱清等以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州由海道載入京師

揚州數車 廣陵一擔 上見寫書二 下詳

一

原抱符子而趨　負周官不捨　符子云朗家楚朗棄千金之劍抱符子而趨曰夫千金利劍剖割之所存焉符子之書大道之所居焉　車胤泰書曰太常居家雖流移若寒常自負周官終不敢捨

以上北堂書鈔

載書負書三

原墨子載書　見上負書一　王壽負書　韓子云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敎而惠者不以藏書篋　書載數車　蔡邕事詳藏書　負書擔橐　史記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　增帶

經而鉏見尚書二　帶經就舂劉岐玉友傳曰少時帶經就舂方士中黄生白水真人一見定交杵臼之間　鹿車載書金史元好問故物著見前寫書一　荷擔自隨姚鉉見寫書　縹囊自隨見上　游宦以書自隨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曰寶祐丙辰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遊宦遠外率攜以自隨遇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　坐臥以書自隨王晃見上

賜書一

增後漢書傳曰東平王蒼來朝賜以祕書列仙圖道術祕方　又曰竇融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

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傳　玉海曰宋賜西河王蒙遜周易及子集諸書　南史傳曰晉安王子懋武帝第七子也啓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讀書為心也賜以杜預所寫左傳及古今善言　齊春秋曰蕭晉字元卿家有賜書志學不倦　陳書曰江總字總持家傳賜書數十卷總尋讀未嘗釋手　唐書曰垂拱三年新羅王金政明遣使請禮記一部并新文章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并於

文館詞林採其詞涉規諷者勒成五十篇賜之　又曰開元十九年命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以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　李珏丞相牛公神道碑曰有隋室賜書五千卷　劉禹錫贈司空奚公神道碑曰家有賜書　玉海曰太平興國賜武臣軍誡　又雍熙賜六韜　又淳化三年二月詔以新印儒行篇賜中書樞密兩制三館　又三月己酉賜新第孫何等儒行篇各一軸　又祥符六年十一月復以儒行篇賜親民釐務

諸文臣　又咸平元年七月賜諸王輔臣新印三史

又四年六月詔郡縣學校聚徒講誦之所各賜九經一

部　又五年四月直祕閣黄夷簡上新三國志分賜親

王諸臣　又景德二年六月賜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九

經書疏諸史各一部從其請也　又四年七月賜交阯

九經　又至道三年九月殿中丞方演言曲阜文宣王

廟有書樓而無典籍請賜九經從之　又七年正月國

子監上新印孟子及音義賜輔臣　又天聖五年四月

賜新第王堯臣已下中庸八年四月賜王拱辰已下大學後登第者與儒行偕賜以為常　又嘉祐五年六月詔鏤新唐書賜二府下逮脩書官　又治平四年六月賜司馬光頴邸舊書二千四百卷資脩通鑑也　又元祐七年七月賜諸路安撫鈐轄司幷東京南京通鑑各一部　又紹興五年十月賜新第汪應辰等御書儒行篇　又淳熙三年十一月詔取表樞資治通鑑紀事賜皇太子　元史傳曰廉希憲至元二十年以疾請入覲

進資治通鑑帝即以賜東宮經筵講讀　蔡文淵農桑

輯要序曰仁宗在東宮欲念民事以舊版弗稱詔江浙

省端楷大書鋟版仍印千五百帙賜朝臣及諸宗室

元史文宗紀曰至順三年四月命奎章院學士院譯貞

觀政要鏤版摹印以賜百官　又順帝紀曰元統元年

五月安南乞諸佛經以九經賜之　又曰二年三月以

阿里海牙家書賜伯顔　明紀曰洪武十年二月宋濂

辭歸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　又十三年以名臣戒

錄賜羣臣　又十四年頒賜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又永樂七年五月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又宣德八

年賜朝鮮國王李祹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賜書二

原家有賜書後漢書曰班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伯共遊太學家有賜書內足於才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焉

賜祕閣書續晉陽秋曰太元三年詔賜會稽王祕閣書八千卷

賜黄香

孟子東觀漢記云章帝賜黄香淮南孟子各一通

賜太子韓子晉中興書云中宗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

詔與千卷義熙起居注云何無忌在祕閣求賜祕書詔與一千卷

送與一車晉書云皇甫謐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　賜秘書之副漢書班游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　賜四千許卷蔡琰別傳曹操問琰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以上北堂書鈔　增賜山海經後漢書曰王景永平二年議脩汴渠乃引見問以理水形景陳其利害應對敏捷帝善之乃賜景山海河渠書禹貢圖　賜周禮疏玉海云景德元年七月賜諸王宗室近臣新印周禮疏　賜三國志見上賜書一　賜新唐書又嘉祐五年見上　賜杜預左傳見上　賜荀悅漢紀唐書傳曰李大亮賜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極得為政之體公宜繹味之　賜諸王三史玉海

咸平元年見上賜二府七史又嘉祐三年五月詔以七史賜二府下逮編校官賜九經三史又祥符六年十一月賜御史臺九經三史三國志賜大學中庸又天聖五年四月八年四月見上賜冊府元龜又景祐四年二月賜御史臺冊府元龜天下圖經各一部賜文苑英華宋史高麗傳曰哲宗立王遣使金上錡奉慰林暨致賀請市刑法之書太平御覽開寶通禮文苑英華詔惟賜文苑英華一部賜新印孟子玉海至道七年正月見上賜御書孝經又紹興十四年七月詔諸州以御書孝經刊石賜見任官及係籍學生賜黎氏九經宋真宗紀曰景德中賜黎廷龍九經賜交趾九經玉海景德四年七月見上賜貞觀政要元史傳曰察罕帝問狄仁傑對曰當唐室中衰能卒保社稷亦

賢臣因誦范仲淹所撰碑甚馝帝歎息良久曰察罕博學如此耶嘗譯貞觀政要以獻帝大恱詔寫徧賜左右

賜大學衍義又仁宗紀曰武宗即位六月癸巳詔立為皇太子時有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節而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與圖象孝經列女傳並刊行賜臣下

賜祕府經籍又傳曰奕赫抵雅爾宮仁宗知其好學出祕府經籍及聖賢圖籍以賜時人榮之

賜海牙家書上見

賜大家訓諭王褘送鄭仲宗序曰上之三年夏詔徵江南諸大家悉赴闕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賦稅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焉凡數千百言又恐其忽遺忘也則類為書以摹本分賜之

賜御製文集鄭楷翰林承旨宋公行狀見上

賜歐陽全集鄧緝書六一居士外集後曰余再自北京從還京師入見皇太子獲賜歐陽公

全集一百五十七卷裝䌙齊整蓋尤為至寶之物

賜太子以聖學心法見上

賜諸子以大學衍義吾學編云仁宗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熟嘗録太祖金陵碑文授諸子又刊真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

賜張耆以冊府元龜宋史傳曰真宗在東宮嘗命授以論語左氏春秋後又賜以宸戒二十條及聖政記冊府元龜

賜韓世忠以郭子儀傳玉海云建炎四年八月韓世忠遷檢校少師翼日上諭大臣曰世忠不親文墨朕方寫郭子儀傳欲付卿等呼諸將讀示之

賜青州學以九經玉海云天聖九年二月賜青州州學九經

賜白鹿洞以九經王禕遊白鹿洞記宋太平興國二年嘗賜白鹿洞九經

班彪家有賜書　蕭晉家有賜書俱見上

牛僧儒有

隋室賜書上見柳宗元有舊宅賜書唐書傳曰柳宗元貽京兆尹許孟容書曰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然付受所重猶繫心胷

賜書三

增表宋歐陽修謝賜漢書表曰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録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刋定俾後學以無疑一新方册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

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忝臣
鄰之列不忍遽遺謂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
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什襲珍藏但誓家傳之永
寶　宋張舜民謝賜資治通鑑表曰臨政願治乃明主
之用心爰詔脩書皆儒臣之能事成而進御寵以匪頒
何彼下臣遽霑優賜恭惟英宗皇帝生知典學性好觀
書豈惟求之多聞實欲輔之自得然萬幾叢委載籍紛
繁自學者不能徧窺況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

其人疇若人哉莫如光者給尚方之筆札萃三館之圖書許自辟官用資檢討量加常俸不責課程上下馳騁於數千載出入將隨於十九年其間明君良臣葴規議論切磨之精語名將循吏方略條教魁梧之偉功休咎庶徵之原天人相與之際技摘姦宄褒崇善良網羅羣言囊括舊史如海之藏珍怪魚龍之無數如山之包草木鳥獸之難名披分畎澮之末流蔽映雕蟲之小技旅遊東國常屢歎於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於先業雖古

者與亡事迹固已爍然而光之筋力精神於此盡矣尚
苦言官之督責孰諳俚俗之謗嗤卒成一代之書仰副
兩朝之志揭為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原含茲安出神
宗皇帝詔講筵而進讀揮宸翰以賜名製序而冠其篇
端鏤版而布之天下仰君臣之際會已極丹青何父子
之淪亡忽悲風露豈謂門牆之舊物退收鉛槧之微功
開卷涕流拜嘉汗浹

借書一

增西京雜記曰匡衡勤學邑人大姓不識字家富多書乃與客作不求其價主人怪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徧讀焉主人感歎給以書後成大儒　先賢行狀曰延篤從唐溪李度受左氏欲寫無紙乃借本讀之及辭歸李度曰卿言寫本何故辭歸荅曰已誦之矣　蜀志曰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　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好學借人書皆治護時以還之　又曰柳世隆字彥緒性愛涉獵啓高帝借祕閣書給二千卷　又曰崔慰祖好學聚

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袠慰祖親自取與不以為煩　又曰袁峻字孝高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　又曰任孝恭字孝恭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過諷誦略無所遺

後魏書曰崔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用事亮從兄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研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北齊書曰劉晝少負笈從師服膺無

倦恨下里少墳典便策杖入都知太府少卿宗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晝夜披覽不倦　隋書傳曰劉焯字士元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武強交津劉智海家多墳索焯與炫就之讀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　又曰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　又曰中書令李敬元博覽羣書特善三禮初上在東宮馬周啓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預侍讀仍借御書使讀之　宋史傳曰郎簡幼孤貧借書讀

之多至成誦　又曰田錫奏曰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請略鈔四部别為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真宗善其言詔史館以書借之　又曰任希力學家貧常從人借書以讀　又曰鄭樵好著書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絶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　又曰汪應辰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　吕祖謙奉旨詮次文鑑劄子曰本朝諸文集及士大夫家宛轉假借　元

史傳曰齊履謙篤志苦學家貧無書及為星歷生在太史局會祕書監輦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　明詩紀事曰吳有閻起秀卿者家惟一僮日走人家手鈔口吟日夜不輟

借書二

原從民借書漢河間獻王從民約借善書必為好寫之留其真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必奉以獻之　從帝借書詳賜書二　桓生與班嗣借書班游受詔進讀羣書游生穉穉生彪彪與從兄嗣共游學家有賜書桓生借其書嗣報曰吾子已貫仁義

之羈絆何用大道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匍匐而歸恐似此故不進之嗣貴老莊故云云桓生譚也

許慈與胡潛爭書 蜀志曰許慈與胡潛為博士更相克伐分爭書籍有無皆不相通借也 以上俱白帖

增給二千卷 柳世隆見上

借起居注 梁書傳曰吳均欲撰齊書求借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

借春秋家 崇文總目云春秋集傳十五卷王沿患學者自私其家學乃集三傳之說刪為一書又見祕書目有先儒春秋之學頗多因啓求之得董仲舒等十餘家

假中祕書 李敬元見上

假祕閣書 唐書傳曰李邕願一見祕書李嶠曰祕書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問與義隱奧了辨如響

借書三館 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曰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

借書兩淮 郝經

續後漢書序曰借書於兩淮制置應雷得兩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 題户借三墳 毛漸三墳序曰元豐七年余奉使西京巡按屬邑歷唐州之比陽寓食民舍有題於户三墳書某人借去亟呼主人而問之曰古之三墳也其家實有是書取而閱之三墳各有傳墳乃古文而傳乃隸書 從人借二史 樓昉東漢詔令自序曰愚未冠無書可覩雖二史亦從人借讀誦 借書旬日即歸 見上 二 借書旬日皆盡 宋史傳曰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劉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為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鈔留旬日盡其書而去兩目為之盲 待借君侯出異書 潘大臨荅王立之惠書詩曰明年生計應堪說待借君侯出異書 猶向君王乞祕書 邊貢贈長垣宗侯詩曰瑤室青編萬卷餘宮中誰道日閑居家臣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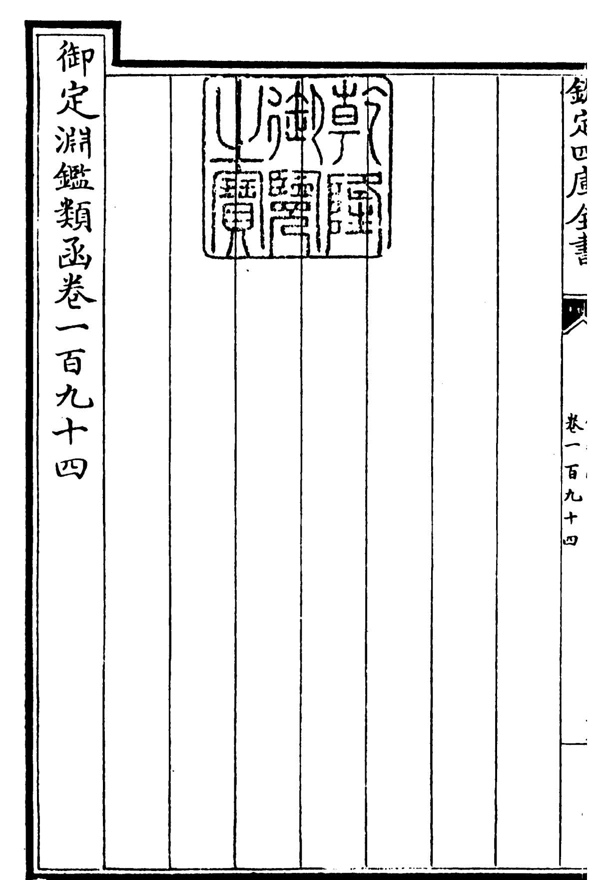
夜長安去猶向
君王乞祕書

借書三

增書唐王績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曰久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泰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璽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頓生光豐屋華榱願蓬蒿而從眷鳴鐘列鼎想藜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

僕遭逢明聖棲遲丘壑幸恱堯舜之風得全箕潁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遥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顧憑鱗羽宛若承顔望覲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惟傳子孫方復固其緘縢嚴其扃鐍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汭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於大業之初成亡兄黙竄之遺

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采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　又陳叔達荅王績書曰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懣然自失誠恐持郄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曹鄶之音歷莖英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撥短懷仰違前命令奉來札誨責逾深旣以驕鄙相訶又以緘縢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爾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四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九十四